

In His Steps **跟随 他的脚踪**

[美]查尔斯·M.谢尔登 著 黄瑞蔚 译
by Charles M. Sheldon

What will Jesus do

BEIJING (AFP) — A lack of
in doing business is one of the
est headaches for Chinese
agers, with over 90 percent
e they have been engaged in
one contract in the past year,
ur, according to a survey by the
ublished Ministry of Commerce
the nation's largest business
survey.

up to their commitments and those
that engaged in producing fake or
shoddy products, it said.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by
the China Entrepreneur Survey
System which polled board
directors, company managers, chief
executives and factory managers.

Areas of concern included
information, poor quality of
advertisements, poor quality and trade
patent infringem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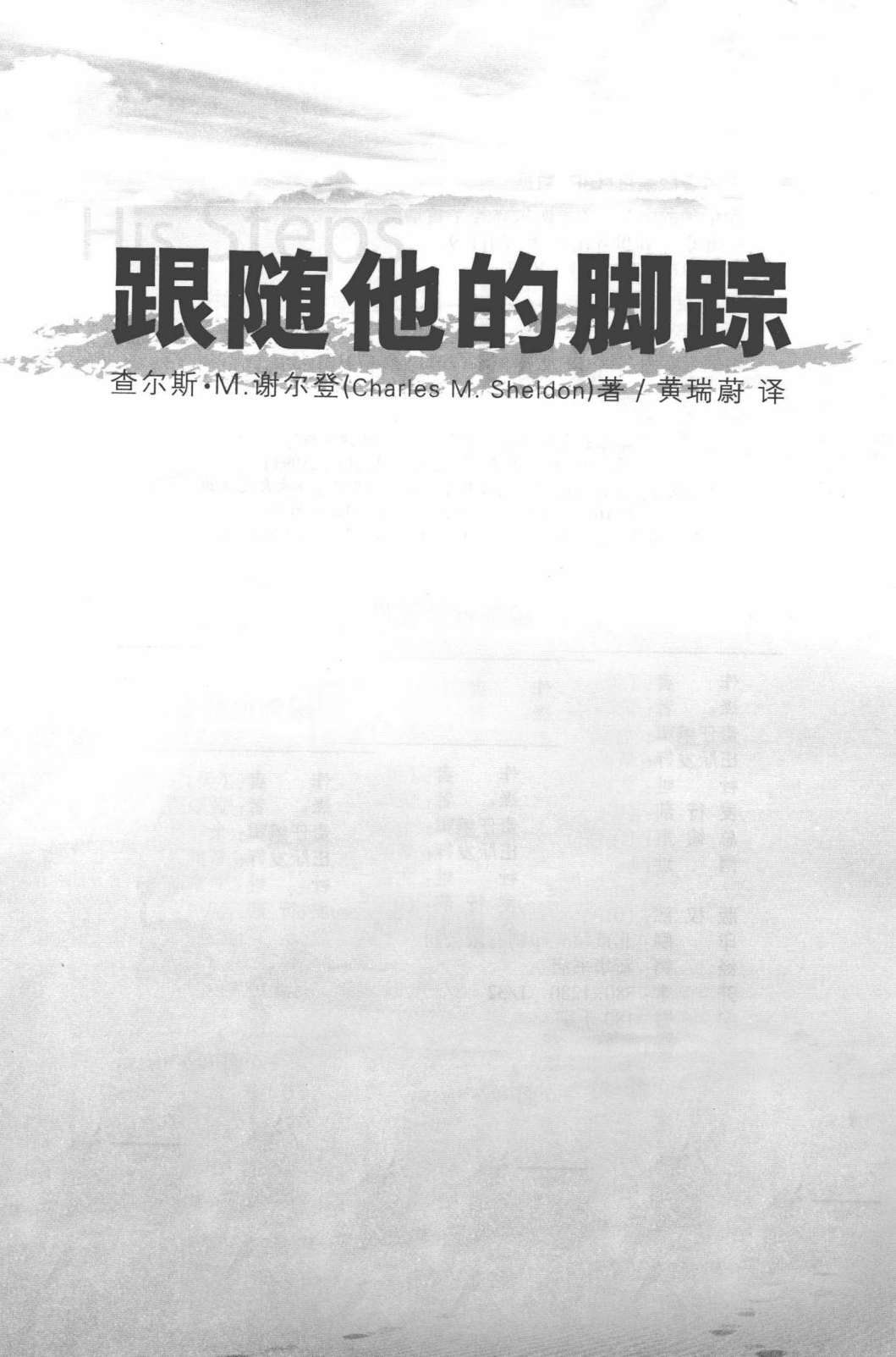
Managers felt the worst
behavior was found in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and the industries most
likely to have instances of

Areas of concern included
information, poor quality of
advertisements, poor quality and trade
patent infringements.

Managers felt the worst
behavior was found in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and the industries most
likely to have instances of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跟随他的脚踪

查尔斯·M. 谢尔登(Charles M. Sheldon)著 / 黄瑞蔚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跟随他的脚印(美)谢尔登著;黄瑞蔚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104-2077-1

I. ①跟… II. ①谢… ②黄… III. ①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4121号

本书中文繁体版书名为《跟随他的脚印行》

(雪儿顿著,黄瑞蔚译,台北:校园,1975,1998)

中文简体字版©2011CEF校园书房出版社同意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

In His Steps by Charles M. Sheldon, Moody Press

This translation is authorized by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 Press

跟随他的脚印

作者:(美)谢尔登

译者:黄瑞蔚

责任编辑:余守斌 熊文霞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行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网 址:<http://www.nwp.cn>(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英文)

版权部:(010)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北京领先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180千字

印张:7.25

版次: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4-2077-1

定 价:25.00元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出版说明

这个故事发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那时产业革命正在北美勃兴，许多新兴行业崛起，机器代替了手工，大批的工人失业、生计维艰；社会形态的变迁使得人心彷徨无依，一切都在变化动荡之中。

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时期。在这么一个尖锐的情况下，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爱心与信心面临极大的考验，他们应该如何确定自己处世为人的标准呢？谢尔登这本销量高达二千万册的畅销书，就是以这样的背景为基础写的。

在这部伟大的作品中，有一项震撼人心的主题借着牧师的口贯穿书中每个人物的一生：“我征求一批自告奋勇的人，誓愿在这整年当中，每做一件事之前，都诚实地先问自己：‘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办？’问了这句话之后，就一丝不苟地照着耶稣可能做的去做，不问结果如何。”对于习惯于自行其是的我们，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一项呼召？但是，当时就有人立了誓愿并脚踏实地地去行了，可以料想得到他们一定会遇到重重困难与问题。譬如，一个报社的社长得考虑，他该不该一如往常地刊登拳赛的消息？一个诗班女高音对一项高薪旅行演唱的机会，该

怎样取舍呢？一位新得一笔遗产的女士，如何处理这笔钱财？这些人毅然地接受这项挑战后的结果又会如何？作者以生动活泼的笔调描写这些故事，没有板起脸孔的说教，没有枯燥冗长的理论，只有这么一群见证人“活”在你的面前，使你在他们的患难与喜乐中认识何为十字架的道路。

但愿此书所提出的原则，能成为我们每个人判断自己行事为人的标准，而不是成为我们论断别人的尺度。鉴察人心的上帝会在不同的情况下、带领不同的人作最合适的选择，我们的本分就是——顺服。

目 录

出版说明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8
第三章	15
第四章	22
第五章	30
第六章	38
第七章	45
第八章	55
第九章	65
第十章	74
第十一章	81
第十二章	89
第十三章	97
第十四章	103
第十五章	108

第十六章	115
第十七章	122
第十八章	130
第十九章	137
第二十章	144
第二十一章	150
第二十二章	157
第二十三章	159
第二十四章	166
第二十五章	173
第二十六章	178
第二十七章	185
第二十八章	192
第二十九章	200
第三十章	208
第三十一章	217

第一章

一个星期五的早晨,亨利·麦克斯威牧师正在准备主日崇拜的讲稿。他已经被打扰了好几次,眼看着早晨就要过了,而他的讲章只写了一点点,因此麦牧师急得烦躁不安。

当麦牧师应付完最后一次打扰,他上楼对太太说:“玛利,如果再有人来拜访,除非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不然你就说,我很忙不能下来。”“好,亨利,但是我待会儿要去探访幼儿园,就只剩你一个人在家了。”玛利说道。

于是,麦牧师上楼进了书房,关上门,过了几分钟,他听见玛利离开了屋子,然后,一切都归于寂静。他坐在桌前舒畅地吐了口气又开始写,他的讲稿主要出于彼得前书2章21节:“你们蒙召原是为,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他特别强调讲章的第一部分——耶稣的受苦与替死作了我们每个人的挽回祭,唤起我们注意基督在各种情况下为我们受苦的事实。接着他举出例证,以耶稣的生活及教训说明如何遵照他的榜样做人。现在他正在写第三点和结论——我们必须效法他的牺牲和榜样。当他正想用逻辑的方法写到“第三步是什

么呢？——”的时候，刺耳的门铃声响了。他坐在桌前皱了皱眉头，没有动，很快地，门铃又响了一下，麦牧师走到一个能够看到楼下大门的窗口张望，他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站在台阶上。他心想：“这个年轻人看起来像是一个流浪汉，我还是下去一趟吧！”他放下没写完的讲章，下楼打开了大门，沉默了片刻，这个落魄的青年开口了：“先生，我失业了，我想或许你可以帮我找个差事做做。”牧师回答说：“我想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忙，现在的工作机会太少了。”他一面说着一面慢慢地关上了门。“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我想或许你能够写一封短信介绍我到铁路局、商店或是其他的地方去看看。”年轻人一边说着，一边不安地把他那顶褪了色的帽子在两只手上拿来拿去。

“抱歉！今天早晨我忙得很，希望你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但我这儿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给你做，我只有一头牛和一匹马，都是我自己来照顾。”麦牧师关上大门，听见那位青年走下阶梯。他上了楼走进了书房，从窗口看到那个青年人缓缓地走向街心，手里还握着那顶帽子——一副沮丧、无家可归、被世人遗弃的样子，牧师凝视了片刻，叹了口气，回到书桌又继续再写。之后，再也没有任何的搅扰了。两个小时后，当他的妻子回来时，麦牧师已经写好了讲章，他把活页纸收好，钉好，夹在圣经里，这样主日崇拜的讲章总算完全准备妥当了。

“亨利，今天早上在幼儿园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晚餐的时候他妻子说道：“当我和布朗太太去访问这间幼儿园时，游戏刚完，孩子们都围在桌边等着吃点心，忽然门开了，进来了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顶肮脏的帽子，靠着门边坐下来，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怔怔地看着那些小孩子，很明显，他是个流浪

汉。起先，姬勒小姐和她的助手阮思小姐都有点害怕，但他只是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过了几分钟就走了。”

“大概他很累，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我想就是刚才来过的那个年轻人，他是不是看起来像个无家可归的人？”

“对啊！风尘仆仆、衣衫褴褛的，一看就像个流浪汉，我猜他最多不过 30 岁。”

“那就是同一个人了。”麦牧师若有所思地说着。

过了一会儿，他的妻子问他：“你的讲稿写好了没有？”

“希望礼拜天大家都喜欢你这篇稿子。”麦太太笑着问，“那你打算讲些什么呢？”

“‘跟随基督’，我举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流宝血作例子，然后再说明我们应该如何效法他的牺牲和榜样……”

“我相信一定很精彩。可是最近几个星期天天气总不太好，希望这个礼拜天不要下雨。”

“是啊！下雨天会众总是那么少。”麦牧师叹了口气说。

星期天早晨，雷蒙城意外地竟是一个清新暖和的天气，聚会在 11 点钟开始，教堂里坐满了衣冠楚楚，非常体面的人士。

这个雷蒙城的第一教会，他们自信拥有世间最好的音乐，四声部的诗班又是那么的精彩出色，通常所有的音乐都是配合着讲道的主题，而这一首圣诗又是经过精心修改而成的现代化诗歌——“耶稣！我愿舍弃所有，背起十架跟随你。”在讲道之前，还有女高音独唱一首非常有名的诗歌——“无论何处，我愿跟随，随他随他一路行。”

主日早晨罗歇儿·温斯罗从雕着十字架和冠冕的圣坛后面站起来——她是那样的美丽，而她的声音比她的容貌更美。当

她一站起来，会众们都直起腰板，引颈盼望着她那如同黄莺出谷的歌声。麦牧师愉快地坐在讲坛后面。罗歇儿的歌声常常能帮助他的讲题，通常在讲道之前，他都安排一首诗歌，造成某种启示和气氛，好使得他传讲的信息，显得更为生动。

这天，大家都认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美妙的歌声，假如不在教堂里，她的歌声一定会赢得热烈的掌声。当罗歇儿唱完坐下时，牧师感觉到台下有一种要鼓掌的冲动，这时亨利心中感到非常吃惊，然而他站起身来，把他的讲章放在圣经上，没过几分钟，他就沉醉在他自己的讲道中。

麦牧师爱讲道可是真的，每到主日，他就渴望站在自己的讲坛上，面对着满教堂的会众，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听道，对他来说，这是最令他兴奋的半个小时了。而且，他对会众人数多寡的变动非常敏感，如果会众人数太少了，他就没有办法讲得好，甚至连天气的好坏也会影响他讲道。只有在这样多的听众面前，在这样好的一个天气里，他才能讲得最好。这个教会在城里是首屈一指的，拥有最好的诗班，会众又是由雷蒙城财政、社会、学术界的领导人物所组成，而麦牧师每两三个月就要出国一趟。他对于牧区的环境、他在本城第一教堂牧师的地位以及他本身的影响力，都感到非常满意。

麦牧师并不能很清楚地把他的想法注入在讲道之中，但是他能在讲道快要结束的时候借着罗列几个重点表达出他所有的想法，使人可以了解他思想中的重点，而且在他的讲道当中也掺杂了一些深为自得的颤音，使得讲道更为生动。

这篇讲道非常动人，即使印刷出来，也会同样的引人注目，况且他是配合一种戏剧的表情来说，即便这样也从来没有人认为他非常做作或是在背台词。

在这种和谐的气氛中，突然间，发生了一阵惊人的骚动，使得会众吓了一跳。

当麦牧师刚讲完道，收好圣经和稿子准备坐下，诗班也正准备站起来唱诗作结束时——“全为耶稣，全为耶稣，所有恩赐，全为耶稣。”突然，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从教堂后面的一个座位上响起，不一会儿，这个人从暗处走出来，走到中间的走道上，在受惊的会众们还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他已走到讲坛前面，转过身来，面对着会众。

“我来到这儿之后，一直在流浪，”他重复着他刚才在座位中所说的话，“我希望能在这聚会结束之前说几句话，我并没有喝醉，也没有发疯，而且毫无恶意。但是，如果我死了，很可能在这几天之内，只要一想到我曾经在这么多会众面前，在这样好的一个地方，说了我想要说的话，就感到很满足了。”

麦牧师并没有坐下，他仍然站着，靠着讲坛，俯视这个陌生人。喔！他想起来了，这就是星期五到他家去的那个人，同样风尘仆仆，一身破旧，看着极其狼狈，褪了色的帽子握在两只手上，胡子没有刮，头发也是乱糟糟地缠在一起。这样的一个人会闯进第一教堂来，简直让人不可思议。而这个人的态度和语调却一点都不让人讨厌。他并不激动，声音低沉而清晰。麦牧师警觉了，不知什么缘故，这个年轻人的动作让他想起一个曾经在他梦中走动和说话的人。

教堂里的人全都怔住了，也许因为他的突然出现，使他们不晓得要采取什么行动才好。然而这个年轻人继续说着，好像没有想到介入第一教堂聚会的仪式是一种打扰或者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他一直讲个不停，靠在讲坛旁边的牧师脸色愈来愈苍白也愈来愈难看，但他没有加以阻止。大家都坐在那儿，屏住呼

吸一言不发。有一张脸专注地凝视着这位落魄的青年，她就是罗歇儿，她的脸在任何时候都是引人注目的，而在这种从未想到的意外情况下，她的脸就更加的与众不同了。

“我并不是一般的流浪汉，我不知道耶稣有没有教训大家贬低流浪汉的价值，你们知道吗？”他很自然地提出这个问题，好像把全体会众当作一个查经班似的，他停了一下，痛苦地咳了几声，又继续讲下去：“十个月前我失业了，我是一个印刷工人，新的麦纳排版机是个很好的发明，但是据我所知，今年内就有六个人因为这种机器的发明而自杀了。当然，我不会责怪报社采用这种机器，但是我清楚，除了这行之外，我什么都不会干。我走遍整个城市就是找不到一点差事，还有许多的人和我有同样的境遇。我没有抱怨什么，只想说明一事实：假如你们说跟随耶稣和遵行他的教训是同样的一回事，那么为什么我现在仍在流浪？当他说‘跟随我’，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位牧师刚才说——”这位年轻人转过身子看着讲坛，“耶稣的门徒必须跟随耶稣的脚踪行，就是顺服、信心、爱心和效法，但我并没有听到他告诉你们，这些又是什么意思？尤其是最后一步，你们基督徒所谓跟随主的脚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已经在这城里流浪了三天，到处找工作，从未听到过一句同情安慰的话，除了你们的牧师。他说他为我感到遗憾，希望我在别的地方能找到一个工作。我想也许你们已经被流浪汉欺骗得害怕了，我无意指责任何人，我只是在说一个事实。当然，我了解，你们不能离开自己的工作，去为我们这种人找工作，我也没有要求你们这样做，但是令我困惑的是，‘跟随耶稣’究竟是什么意思？当你们唱‘无论何往，我愿跟随’又指的什么？你们是不是说你们要受苦、舍己，并拯救失丧痛苦的人，就像我所

知道耶稣所做的一般？你们到底是指着什么而言？为生活奔波、挣扎的事我看多了，据我所知，这个城里和我同样遭遇的人就不下五千人。我太太四个月前死了，我为她高兴，因为她用不着再为生活烦恼了，我的小女儿现在还留在一个印刷工人的家里，直等到我找到工作才能接她回来。而我看到这么多基督徒过得这样奢华，唱着‘耶稣，我愿背起十架，撇弃所有跟随你’，我觉得很奇怪。我想到我太太死在纽约一间空气不流通的租来的房间里。当然，我并不敢期望各位来消除这种营养不良、小公寓空气不流通所造成的死亡，但是‘跟随耶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前几天我听见有些人在祷告会里唱‘全为耶稣，全为耶稣，所有恩赐，所有思想、行为、时日，全为耶稣。’然而我仍坐在外面的台阶上流浪着。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可怕的不幸，如果所有的人把他们所唱的‘行’出来，那么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存在。也许我不懂，恐怕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跟随他的脚踪’吧？在我看来，好像在大教堂的人都有好衣服穿，有好房子住，有钱花在奢侈品上，假期里还可以到各处去游历，而教会以外的人，我是说千千万万死在小公寓里、为工作奔波的人，屋子里从来没有一架钢琴或是一张图画，他们在苦难、醉酒和罪恶中成长……”

忽然，这个人向圣坛那边倾了过去，一只脏手扶着桌子，帽子忽然落在他脚边的地毯上。会众中起了一阵骚动，卫斯特医生从他的座位上站了起来，但会堂中还是一片沉寂。这个人的另一只手遮住眼睛，突然间重重地倒在走道上。麦牧师说：“崇拜结束。”麦牧师走下讲台跪在这个流浪汉的身旁，会众站了起来，在走道上挤来挤去，争着向前看看究竟。卫斯特医生宣布这个人还活着，只是昏倒了，医生帮着把他抬进牧师的办公室，口中喃喃地说：“这是心脏病。”

第二章

麦牧师和一群会友在办公室里逗留了一会儿,那个人躺在长椅子上,呼吸非常沉重。

这时一个新问题产生了:“该把他怎么办?”牧师坚持要把这个人抬到他家去,因为他住得很近,而且有一间剩余的空房间。

罗歇儿说:“妈妈现在没人陪伴,我相信她一定乐意给他一个地方住的。”她非常激动,但并没有人注意到她。

所有的人对这件事都很感兴趣,也许这是第一教堂有史以来最奇特的一件事情。

在牧师的坚持下,一辆马车来把这个昏倒的流浪汉送到了牧师家里去。由于这位流浪汉住进了牧师家里,使得麦牧师的生命开始了新的一章。没有一个人——尤其是牧师自己,会料到这件事情,使得他以后对“基督徒”的定义有那么惊人的改变。

这件事轰动了第一教区,成为那个星期中大家谈论的焦点。一般人认为,这个年轻人是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游荡到这个教会的,是被高烧烧得迷迷糊糊的,而对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这

是大家对他的行为所做的一个最宽厚的解释了。同时,大家觉得这个人所讲的话并不含任何的讥讽和抱怨,因为自始至终,他一直用一种温和的、认错的语调诉说,好像他自己就是会众之一,在一篇非常深刻的讲章中寻找亮光一样。

在他被搬到牧师家里的第三天,他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变化,医生已表示了绝望。星期六早晨,虽然病情仍在不断地恶化,但是他仍然活着。星期天清晨,他很吃力地问他的孩子来了没有。当牧师从他口袋里翻到他女儿的地址后,就立刻派人去接她。自从他生病以来,他只能在清醒的时候有条有理地说上几分钟话。

麦牧师坐在那儿不断地告诉他说:“你的孩子马上就来了,她一会儿就到。”牧师脸上露出连续熬夜后的疲惫,因为他每晚都坚持要守夜照顾病人。

这个年轻人伤心地说:“恐怕我永远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再看到她了。”然后他很困难地说:“牧师,你对我很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觉得这好像就是耶稣做的事。”过了几分钟,他的头轻轻地偏了过去,麦牧师当时还没有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医生平静地说:“他去了。”

又是一个雷蒙城星期天的早晨,如同前一个星期日一样,麦牧师走上讲坛,面对着第一教堂里拥挤的会众。他脸色憔悴,看起来好像是大病初愈一样,牧师太太陪着那个小女孩在家里,她是在她父亲死后一个小时坐火车赶来的,那位流浪汉躺在一间空房间里,不再有什么烦恼了。当麦牧师站在讲坛上打开圣经,整理放在讲台旁不同的纸条时(这是他十年来的习惯),他似乎看见那张脸又出现在他的眼前。

那天早晨的崇拜中蕴藏了一种新的成分，没有人注意到麦牧师传道时没有用讲稿。事实上当他第一次传道的时候就没有用讲稿，但是近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都很小心地写下他早晨证道的每一个字，对于晚上的讨论会几乎也是这样。

他那天的讲道说不上惊人或令人难忘，他措辞似乎相当的犹疑，显然在他的思想中有一些矛盾的意念在挣扎着，在讲道快结束的时候，他终于鼓足了勇气。

麦牧师合上圣经，走下来站在桌子旁边，面对着会众，开始讲一个星期前的那件事情。

“我们的那位弟兄，”从他口中说出来的这些话，不知怎么的，听起来总让人感到有点特别，“今天早晨去世了，我还不清楚他的背景，只知道他有一个姐姐在芝加哥，我已经写信给她，但还没有得到回音，他的小女儿暂时和我们住在一起。”

他停了下来，注视底下的会众，在他的传道生涯中还从来未曾看见过这么多诚挚的脸孔，他们显然感受到麦牧师本身的感情。终于，他把压抑在他心中的信息说了出来，并不是因为感情的冲动才说出来。麦牧师继续说道：“上个星期天在教堂的那个陌生人，他所说的话和他的脸庞深深地震撼了我，我不得不面对他所说的事实作一个检讨。继而，他又死在我的家里，给我很大的感触，使我不得不去想一些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跟随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并不是站在一个指责他的立场，也不是以基督对世人的标准看他，我始终觉得这个人的话是那样的真切，使我们这些基督徒不得不面对现实，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否则我们就得接受指责。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也可以感觉得到，上星期他在这儿所